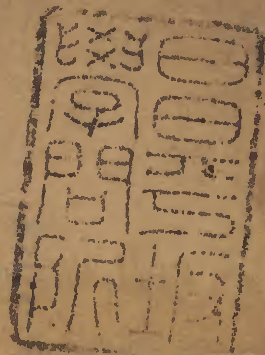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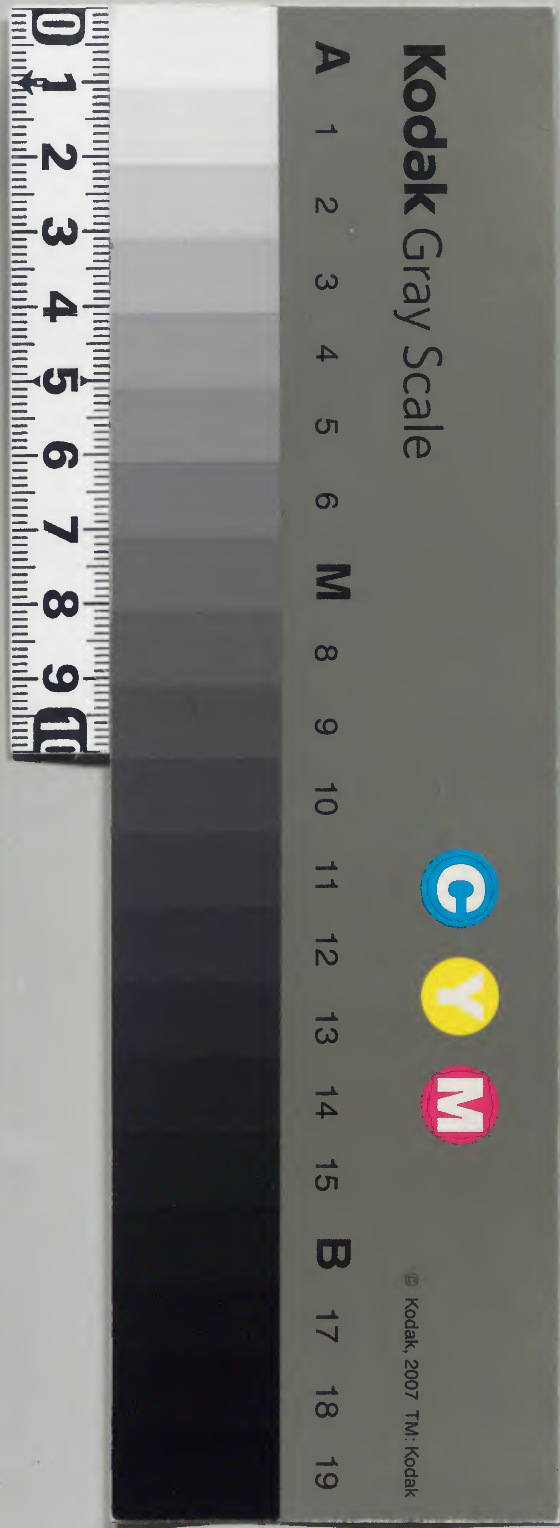
群譚採餘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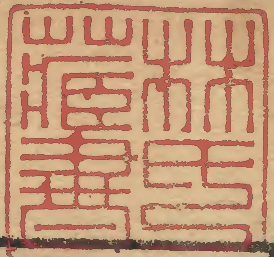


			九七七二	漢書門
一〇	一二	七二	二	類
冊	架	函	號	

三三七	九七七二	漢書
函	一〇	冊
一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72
冊數	10 (4)	
函號	367	105





羣談採餘卷之四

丁卷

德量

矜急

推恩

明斷

科第

幼聰



淺草文庫

羣談採餘

卷之四

德量

白沙先生云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

陽明先生云孟子三自反後比妄人禽獸此處似尚欠細蓋橫逆來自謗訕以至於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是黃金滿世界皆無物者也。

昔王隨甚有器量任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音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人求作三踏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位高便

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
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謝安聞謝玄破
符堅對客圍碁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
醉後益恭謹只益恭謹便是動雖與放肆不同其為
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
是動雖與驕傲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
量自宏大不勉強而成也

曾子之荆入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處官久者士妬之
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民恨之今相國有此二者不

得罪於楚何也曰吾三相楚而心益卑每益祿而施
益博位尊而體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也

語林云馬融笑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笑便決及玄業
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據屐在
水上融果令人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
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此師忌弟子也因思世傳張
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為草書顏魯公學張草不成而
為真書世豈知其然哉此為弟子忌師故也夫二子
才氣既與師等則功雖與齊名必在下故欲必成一

藝以自名噫世不古也自非大聖大賢孰無忌心哉
漢卓茂性寬嘗出行有人認其馬問曰子亡馬幾何時
對曰月餘茂馬已數年心知其謬即解與之挽車而
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之他日馬主別得
亡馬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晉桓温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
甚懼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王曰晉祚
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
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

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毛仲權知曹州有書生投書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
仲權延之上坐謝曰使權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
多之

婁師德樸忠沉厚狄仁傑入相師德舉之及為同列仁
傑頗輕師德頻擠之外師德知而不憾則天覺之嘗
問傑曰婁師德知人否仁傑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
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所薦安可語不知人傑
大慙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

宣宗嘗微行溫庭鈞遇於逆旅溫不識傲然詰之曰
公非司馬長史之流乎又曰得非文參簿尉之類乎
帝曰非也謫為方城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為先
文章為末你既德行無取何所補焉徒負不羈之才
罕有適時之用竟以流落而死

唐宣宗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聲遂登樓於賈島案上
取詩卷覽之島不識攘臂睨之遂於手內奪詩卷曰
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
乃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晉州司倉卒故程錡

以詩悼之曰倚恃才華富昂藏貌不恭騎驢衝大尹
奪卷忤宣宗馳譽超前輩居官下我儂司倉舊曹事
一見一心恠

宋太祖嘗宴翰林學士王著宴罷著乘醉喧譁太祖以
前朝學士優容之令扶出著不肯退即趨近屏風掩
袂慟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宮門大
慟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
諳况一書生雖哭何能為也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

能自活求濟於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
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首曰
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耳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
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盜者以他事坐罪當
死於市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此公之遺德不傳也
李嵩一夕九徙每出劔戟自隨李林甫一夕十徙出入
金吾清道其視韓魏公之榻帷示刺客郭令公赴魚
朝恩宴止家僮數十人度量廣狹何如哉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

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
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今已
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韓魏公在大名有人獻玉盞二隻每開宴特設一卓覆
以錦褥置盞於上酌酒勸客俄為一吏觸倒玉盞俱
碎坐客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客曰凡
物之成毀亦自有數吏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韓魏公於小人欺已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愚謂此
正魏公德量最高處明知其欺則終莫能欺苟訐其

情則激怒矣然則不肖之心生不中傷之不已也古
來豪傑敗於小人者多昧此幾噫魏公之智遠矣
凡人語及其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
則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詞平氣和
如道尋常事

韓魏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
未嘗使人見

文潞公守東都日富鄭公致仕在洛司馬溫公領宮祠
范蜀公自許來同過郡為會溫公出四王盞勸酒官

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溫公請筆書牘尾云王
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
人潞公笑釋之

狄青作定副帥時一日宴韓琦與劉易先生易性素疎
訐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始亦變色謂黔卒乃敢如此
詬罵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青意自若不少動笑語
益溫次日首造易謝人服其量

劉貢父平生不議人長短人有不韙者必面折之雖介
甫用事諸公承順不及惟貢父屢面攻之然退未嘗

出一語人皆服其長者

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殛
宰執侍從皆為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為不可遂於簾
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
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
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疏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
天地鬼神不能容貸若必置之死地則却恐傷恩臣
之區區實在於此

方諫議慎言為侍御史時丁渭貶遣慎言籍其家得士

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

富鄭公為人寬厚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
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
所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唱相公尊重踧踏起退及公
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待之有禮引坐語從容
送之及門及還公少日有詬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
恐罵他人曰斥公名公曰安知天下無同姓名者
宋傳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
短李公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士遂發訕怒隨公

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又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馬上跋踏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也

呂文靖公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文靖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係金帶但未知誰作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擊寶器貯茶而性教令至門故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告夫人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

呂公著為人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善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書于屏風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疲袖金以還公知其貧以一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宋真宗朝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昉武為翰

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
今日以除敏中此殊命也其門中賀客必多卿往觀
之勿言朕意曷武往視而門闌悄然入見李賀之曰
今日聞降麻士夫莫不歡悅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
曰自上即位未嘗除僕射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
重春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
陳前朝為僕射者皆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
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
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

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乃以所見敏中之意對上笑
曰敏中度量可以大耐官職

元祐中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遍投從官一日與李
方叙諸人同翔文理乖謬撫掌絕倒范純夫偶出見
之問所以然以實對純夫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
言掩卷他語一日吳中請見純夫論之曰觀足下之
文應進士舉一不可况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誤請歸
手且字子明局里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
但不食而已外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不

動羨亦不究。六故家人問何以不食羨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置具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為饕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食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半為饕人所度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出入公至門據鞍俯伏而過不問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問汝姓馬幾時曰五年矣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耶於是厚贈之蓋平時但見其背少見其面去後轉背方省

東坡云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與之後得所失履復還之不肯取又沈麟士亦為隣人認履麟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後得履笑曰非卿履耶復受之士大夫出處當如麟不當如凝也

呂文穆未遇時胡大監遇之甚薄有舉其桃盡寒燈夢不成之句胡笑曰此渴睡漢語耳明年呂登及第使人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及後參大政初

入朝士從旁指曰此子亦參政耶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公竟不問夫不能忘情於背言之諂乃能釋然於面刺之人此其度量相越何也蓋少年得志之初與老成涉歷之久克養自不同耳故曰量隨識長真宗出喜兩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論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寫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又曰王旦畧

不辯真宰相器也上顧公笑

王沂公再蒞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圯者即舊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守移洛師陳復為代覩之嘆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昔時之嫌意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公一日訪予欵語予問曰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

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
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
言者之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德量有如此
至和中范文忠公為諫官趙閣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
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文忠公數毀於上且曰
陛下問趙抃即知其人他日上以問閣道對曰忠臣
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任宋違豫鎮首請
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閣道曰公
不與景仁有隙乎閣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破產流落海上數踵
先生門一日竟持先生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
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耳
非盜也

劉儼正統壬戌狀元同年有邵銳者在甲尾劉嘗致柬
於邵自稱年未或謂邵云劉公笑子甲尾故云然邵
怒曰狀元不是天上人我見劉必辱之劉聞即解以
詩云狀元本是龍頭選龍尾分明屬邵卿龍尾掉時
天必兩龍頭未必敢相輕邵聞之解顏

戶部尚書夏忠靖公原吉長沙人德量寬厚喜怒不形
永樂間嘗治水至崑山寓千墩禪寺所居不設儀從
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數人不知雜
坐于傍即而他行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
是也民懼奔走公好食燭猪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
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知入鹽過多人服其
量楊東里作公神道碑道隸污織金賜衣吏碎所愛
硯皆無怒意謂其有王_十明韓稚圭之度非過稱也
夏公嘗得賜古硯冬月僕炙冰破損甚恐公知召喻之

曰受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釋之又嘗於驛中天
甚寒驛人偶焚隻襪公知笑曰隻襪何用不加責且
以所遺賜之其人驚服平時不暴怒率皆如此人或
議公太和蓋亦所稟之性不可強而能矣

夏公歷仕四朝秩列六卿功業具載國史特述其不可
及者二事永樂間治水蘓松延儒講求水利有葉宗
衍者見公久未成功潛奏於朝有旨令公覆奏公
大驚即日邀宗衍親迎堦下曰誠如先生之言受益
多也未幾薦葉於朝宗衍得授錢塘令公後奏績

石言卷四
十一
之曰曰是葉促成也。又後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改
都之故。而主事蕭儀言尤峻。被誅後科道連名俱言
上曰遷都時朕與大臣議久。方行彼時何不言也。科
道因併劾大臣阿諛。太宗震怒。命言官與大臣午
門前被對。彼此紛然。強質甚至。惡罵公獨奏曰。御史
言官給事中。朝廷耳目。况應詔求言。實臣等罪也。
傳命再問如何。公對如前。然後上命各回衙門
辦事。時議非公言。則又有蕭儀之誅。大壞朝廷之法。
左右二事。皆公墓誌之。無予特補而出之。聞公純粹

天成寬而有制。成人厚風俗多矣。故楊文定序其
文集曰。議大政務從寬。大處僚屬取長畧。短楊文貞
作神道碑曰。卒之日。自朝臣以至走卒。莫不流涕云。
夏公巡視淮陰。憇于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公遙
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且詈之。從者執以見公。
公笑釋之。有隸盜公銀酒器數事。為邏者所獲。械見
公公。命釋械。且語之曰。汝非艱貧。寧忍為此乎。仍與
所盜一杯。遣之。隸感泣而去。有進士戲乘公轎。或告
公公曰。有志言者。慚退。呂尚書為子乞官。上以問

公對曰震先朝有守城功宜量與一官或語公曰彼昔奏公寧忘之乎曰某自得罪彼何與平江恭襄陳公靖難時嘗欲害公公後薦恭總漕運又內贊其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深自敬服時同事有性褊急者嘗書公姓于座右以自警少忘之性如舊嘆曰夏公真不可及也

夏公人多服其量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人有犯者未嘗不怒始恐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曾不自學中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

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

尚書楊翥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如鄰家構舍其桶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晉天之下皆王土更過此此也不妨之句又以鄰翁生兒恐乘驢致馬之賣驢徒行又墓前碑為數田兒戲推仆墓人奔告曰傷兒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勿驚之又鄰家有失鷄指其姓罵之家人以告公曰坊寺中不獨一家姓楊其量大率類此

蜀南谿劉翁業屨夜有盜入公翊曰我無他物止貨屨有

米十餘升君可取去肯留一升明日飽二子讀書盜
依戒而去逾月盜遇問曰公曾被盜乎曰無也我貧
家盜奚來也曰取公米公曰留一升有之乎曰無也
盜曰是我也公盛德若此我忍取乎悉還之翁曰我
無是事敢受君米卒却之後翁子忠舉成化辛丑進
士次孝舉于鄉

於急

謙卦內三爻皆吉外三爻皆利謙受益也既濟六爻皆
無吉利之辭初爻深致其戒僅得無咎而已滿招損
也何仲默曰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小則培之大則
伐之故虛可處也滿不可處也小可處也大不可處
也

呂居仁童蒙訓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
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
凡事只要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則思慮自出

人不能中傷也。張子韶橫浦錄或問當官臨事如何。子韶曰：切戒躁急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滑吏奸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甚害於己。晁氏客語李若谷教一初任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已聞命矣。緩字未諭，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緩字便是待之謂也。孔子告子路云：溫而斷可以抑奸，奸在斷而必先曰溫，使彼不得乘吾之躁急暴怒而加害也。

浮梁判簿華亭侯廷言公編官邸設二屏各書數語足資

矜急之戒。其左曰：員者被人譏，方者被人忌。不萬與不員何以成其器？至員莫如天，至方莫如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議，况我踈鄙流竊祿尸其位，人或欺我員，我員思以智人，或忌我方，我方思以義。醒者彼自醒，醉者彼自醉。俯仰規矩中，靈臺了無二。其右曰：物之香者莫如蘭，物之清者莫如竹。蘭香香於天下，草竹清清於天下。木彼棘，果何物雜於蘭竹中？小人之惡固可惡，君子之惡尚有容。君不見仲尼尚遭陽虎怒，孟軻曾被臧倉惡。誰知造化本無私，善惡難逃消長數。

張耳陳餘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
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
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曰始吾與公言
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
卒敗死泚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
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歎
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穎濱論劉項
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此一字之力杜
牧之云包羞忍耻是男兒

曾見人家懸屢美圖有元人題詩其上曰婦人心計太
奸深冷飯殘羨值萬金早識叔為天子貴添鹽添醋
也耳心愚謂婦性慳吝何足深責而塵埃天子物色
寔難史稱高帝豁達大度顧以嫂氏憂羨之怨懷憾
終身不得已封姪以侯猶以憂羨名封皇帝帶礪之
辭而遷怒之跡存焉其於大度寧不有疵乎
陳壽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敵為世虎臣羽報効曹公
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風然羽劉而自矜飛暴而無
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魏王思為司農卿性躁暴嘗執筆方書有青蠅飛集筆
端禫去復來思怒起以手揮之不去投筆擲地踏壞
拔劍逐之

杜審言字必簡襄陽人乃杜甫祖也晉杜預遠裔擢進
士為隰原尉恃才高以傲世見嫉蘇味道為天官侍
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
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
官吾筆當得王羲之比而其矜誕類此

李文靖公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

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
制誥王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問故公曰累於上前
稱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禁
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奔競而得無階可進者當
何如耶向公方以師德之言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
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稱師德
適有闕望公弗遣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
進激薄俗也

寒齋曰予觀黃山谷貶死宜州未嘗不嗟感以謂當時

小人深文巧詆君子不幸甚矣然反思之蓋亦山谷
好戲傲所致山谷嘗與趙挺之同脩書每日庖下請
食品挺之輒曰來日吃蒸餅山谷竊笑之一日會食
擬合四字湊成一字為令一云戌丁成皿盛一云王
白珀石碧一云里予野土墅黃云禾女委鬼魏趙未
答黃遽云僕當奉代以來力勅正整後趙當國黃遂
貶過荊州與府帥馬城甚歡門人陳舉自臺出漕先
生未嘗與交也承天寺僧為先生乞塔記文成城飯
諸部使者於塔下環觀先生書碑碑尾但書作記者

黃某立石者為某而已舉與李植林虞相顧前請曰
某等願托名不朽可乎先生不答舉由是憾之舉知
谷與挺之有怨遂以墨本上之謂幸災謗國先生遂
除名羈管宜州觀二事可為戲傲之戒

王師旦知舉曰進士張昌齡王瑾並有文辭聲振京邑
師旦考其文策為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成等本
宋怪無冒齡等名以問師旦旦曰此輩誠有辭華然
其體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恐後生倣效有
變風雅帝深然之

居言卷四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
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許係曾公所引心自不安往
曾謝過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
子京為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
一第于旁延居之每遇啓燕輒召宋出妓飲酒賦詩
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
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
日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蓋此事由來遠矣何足
校耶許撫然而去

長沙有朝士某人還鄉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闐里中
有執友來謁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曰
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意味乃朗然
誦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
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哩然有愧明日
賓至門庭寂然

謝晦為荊州都督甚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答曰三十
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此府都督卿比之
已老矣晦有慙色晦之慙生於自矜年少何足矜人

辰言卷四
言不
七
言亦何足慙士夫得位顧功德何如少老非所計必
以年少官尊為勝祗生躁進之心無所不至矣始晦
為宋臺右還都迎家賓客輻輳兄瞻驚駭曰吾家素
以靜退為業汝勢傾朝野豈門戶福耶乃離隔戶庭
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
過二千石弟年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福過禍生
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晦遂建佐
命功寄任益重瞻憂懼成疾不治而卒晦不警於兄
之言而慚於他人之問持此心志馴至誅滅宜乎

秦少游嘗因晚出右掖門作一絕云金爵觚稜轉夕暉
飄飄宮葉墮秋衣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
歸識者謂少游一黃門校勘術耀如此必不遠到街
米芾為書學士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良嶽俄召芾至令
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硯使就用之書成芾
捧硯請曰此硯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進御上大笑
因賜之芾蹈舞以謝袍負趨出餘墨霑袍袖喜動
顏色上顧京曰顛名不虛得京曰芾人品誠高所謂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居談卷四
盛文肅知揚州簡重少許可時夏有章授鄭州推官過
謁文肅驟稱其才明日置酒召之人語有章盛公未
嘗宴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別日為一詩謝
之公得詩不發封使人謝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有
章殊不意詣通判刀譯言其故刀往見文肅問之公
曰始見其氣韻清秀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
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其志已滿必止於此時
賈文元為叅政與有章有舊薦為館職會御史發其
舊事逐寢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尋卒於

京師

洪景廬在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詔沓至凡視二十餘
草事竟小步庭間一老人負暄花陰問之是京師人
累世為院吏年已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
今子孫復為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
學士必大勞神洪喜告以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
老人復頌曰學士才思敏速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
學士想不過此老人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速亦
不過此但不曾檢閱書冊洪赧然自愧

李誠之為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漏
舍以狀白韓魏公魏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
用紛紛論賞誠之云先人功罪未辯深恐先犬馬填
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
第二人及第不難蓋韓魏公登王堯臣榜第二人也
公矍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於誠之終身不能平
劉子欽江西人為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
解縉在翰林會問稱之曰狀元屬子美子欽自負畧
不少遜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曾蔡明日廷對策策詳

最殆及萬言遂為狀元十人後方及子欽厭其負也
後子欽終于教職名位竟不顯

本宋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
記其動靜獨見子欽袒衣席地酣睡蓋初飲罷被酒
入夢耳上命召至曰吾書堂為汝卧榻耶罰去其
官可就往為上部辦事吏子欽畧不分訴竟謝
恩去至外買吏巾條服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見之
驚曰劉進士何為特起迎之子欽曰奉聖旨命子
欽為本衙門吏尚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立于傍

居言卷四
與羣胥並列少頃 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回報云
云 上笑曰劉子欽好沒廉耻更召來子欽至猶吏
服 上曰汝好沒廉恥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着
讀書子欽又起謝 恩出具冠袍還閣即一日間也
成化初仁和解元沈繼先莆田陳音俱登黃甲耽書羣
思外務不知也沈嘗見人軒上彎椽則曰山中有許
多彎木耶聞鶯聲則曰說何話耶予以此即晉帝聞
蛙而問公私者何異陳嘗訪人與者問所往則曰去
去久於街不得其門與人竟歸步入見其妻曰汝何

在是予以此即北齊劉臻回家子迎而曰你亦來耶
皆切對也不知其穎悞獨在於內何也
莆田愧齋陳公音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
至公呼茶曰未煮公曰也罷又呼乾茶夫人曰未買
公曰也罷客為捧腹時因號陳也罷及擢南京太常
門生會餞有垂涕者大學士李東陽在席為句云師
弟重分離不陞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曰君臣難際
會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座絕倒後召為翰林學士
同官校刺招飲明日公忘為誰請乘馬漫行一給事

周言卷四
中設席公曰招我者此也遂入席頃之同官遣人來
速夫人曰此必胡撞不知撞誰家矣汝認所乘馬可
覓也使者踪跡見公公曰我誤我誤告以其故座客
皆掩口李文正公嘗得良馬贈公公騎入朝歸至門
成詩二章恠而還其馬文正問故公曰吾舊馬朝回
必成四詩方至門此馬只二詩耳非良也文正東陽
曰馬以善走為良此固非良耶公唯唯復繫而走其
真率皆此類

右劉沈陳三公若謂有量則似失之愚若以為愚則
又能文章多公謂其矜負非也而沈陳只是一樣氣
質要之皆非矜急底人

正統中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槌左右無虛日洗面時
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盥一人捧漱
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畢必有二
三人被其掌者一日靜坐因岬幘取簪剔甲失墜於
地怒其簪不得已啓座自拾以簪觸地磚數次方靜
坐時左右行履有聲者即撻之常有蠅拂其面叱左
右走東奔西逐捕之有相知者以寬緩為勸即置木

簡書戒暴怒三字以自警及有觸怒者至舉木簡捷
之竟以忿詬罷官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某不師教懲以夏楚明年
其人及第翰苑東洲以述職到京其人設席款之以
新得古歌窑盤盞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也但俗眼
不識之耳意譏東洲不知已也東洲應曰以老夫觀
之此器脆薄易破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為可寶也

定海沃太守洋性褊急宦路鮮合者太傅王襄敏公越
嘗為詩規之有云今日牧民當尚簡此行聽訟貴從

寬黃堂正是三公路莫以吾儒洗眼看沃公終不能
用晚年家居猶指摘大正過失許奏坐成榆林窮苦
特甚久之宥罪

咸寧伯王公悅在大同見遼事漸生醞禍未測作詩云
去來去來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知世事乃如
此借問古人安在哉綠酒有情留客醉黃花無主為
誰開忠臣報國心如火一夜秋風盡作灰觀此詩真
管仲之器矣時翰苑諸公和云那有伊周事業來局
量規模真小哉半世功名如隙過一場富貴似花開

居言卷四
于今門下三千士一半寒心一半灰傳聞於人以為
王公誅心之鉞也

蜀鄒智弱冠發解市人爭覩之道塞不能行鄒口占一
絕云龍泉菴上舊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
難了事市人何用大相驚及北上訪冢宰王恕恕見
其年少問云此行定高第願聞其志鄒云愚志一欲
正文體一欲薦賢王曰賢才為誰鄒曰即公也王不
答謂人曰此子發洩太早恐非遠到次年登第以言
事謫吏目年未三十卒

弘治山西車相年十八中必元會試主考見文無傳註
以為必老舉人也憐而取之他日來見主考問曰足
下才華甚充但傳註亦嘗誦之車應曰傳註乃聖賢
之糟粕也後有言其少年而才主考因述其言曰此
子必不永果卒

樂平彭福字緩之舉進士守泰州直道忤時歸真率如
舊新登進士第者歸饒緩之具酌邀飲值微雨累速
不至緩之遺以詩云倘來名利若游塵何事痴兒太
認真咫尺泥塗行不得山陰雪夜是何人此詩亦足

居言卷四
以戒新進之輕狂者

濯舊曰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輒
憤懣形容枯瘁一人性緩增食其寢顏色日澤既抵
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此可為躁心者省矣天下事幾
非在我不容取必躁心奚益哉

重名清望遍華夷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虎榜
十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是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
時除却洛京居首外聖朝賢相復書誰世多誦領聯
而不知作者舊聞乃劉昌言上蒙正詩也事文類聚

又云張虞登進士第一題興國寺壁曰一舉首登龍
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姚燁并梁固
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如言未知孰是

吳康齋嘗語門人陳白沙曰七情惟怒最難涵養夜來
因家童失一鴨怒而詈之不覺動氣白沙惕然遂作
忍字箴曰七情之發惟怒為遽衆怒之加惟忍為是
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厲過一百忍
為張公藝不亂大謀乃其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推恩

秦穆公亡駿馬岐下自往求之見數人已殺其馬而共食之吏欲治其罪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之食馬肉者不飲酒傷人皆賜之酒而赦之後秦擊晉惠公為晉所圍見數人摧鋒爭死以解圍脫公於難反獲惠公公問之乃盜馬者

楚莊王夜燕羣臣出美人勸酒燭為風所滅有一人牽美人衣美人曰有人牽妾衣已絕其纓矣上曰飲人以酒而復以此較之可乎遂命盡絕其纓謂之絕纓

會後楚莊王與晉戰一人直前犯難解楚圍救出莊王王見其身帶重傷問之荅曰臣乃將雄也昔日絕纓會上蒙大王不殺之恩故來報荅矣蓋二王不肯以殺馬戲姬之故而妄殺被盜馬絕纓者亦人也豈以愛生之故而不報其恩哉

楚欵殺伍子胥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撐船知其意乃渡之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位千金以予父曰楚賞五城金千鎰以求子吾尚不取何用劍乎胥後每食必祝曰祝江上丈人

楚師伐宋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皆如挾纊楚人有饋簞醪者楚莊王投之河令將士迎流飲之三軍皆醉夫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三軍為之暖其言也楚莊王不能使河為醪三軍為之醉其賜也然虛言

詭賜亦足感士蓋二君心於推恩而三軍感其心耳齊馮驩貧乏為孟嘗君客為其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孟曰吾家寡有者市之馮至薛諸負債者悉來合券訖悉焚之及還問何市而返馮曰奉君之命市君家寡有者君之府庫盈實惟欠義耳臣召諸債者合

券而焚之推恩市義而歸矣孟為之喜

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勇士聞而歸之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曰何馬也曰此公家畜老而不用故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以求帛贖而歸之窮士聞而歸心焉越王句踐伐吳道見蠶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軾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於是軍士為之莫不懷心樂死彼三君托物感人即為之効

死力彼仁聲善教人人既深者又何如哉

齊中山君以牛羹嚮士司馬子期不得甚怒出亡伐中山君出走有二人挈戈隨其後中山君顧謂曰子奚為對曰臣父嘗饑且死君以壺漿饋之臣父將死祝臣曰中山有急汝必救之臣故來相救耳中山君嘆曰吾以一杯羹亡國以壺飡得二人救噫小人之情無遠計雖簞食豆羹得之則喜失之則怒喜則恩怒則讐君子之遇下寧可以事小忽之哉

晉大夫魏武子有寵妾無子及病命其子顛曰吾死之

後可嫁此妾至疾革又曰必此妾殉葬死後穎曰寧
從治命不從亂命遂嫁其妾後穎為晉將與秦軍戰
將敗見一老人於戰場結草以抗秦軍馬足不能馳
突秦兵大敗詢之老人云吾乃汝所嫁不殉葬妾之
父也感汝之恩故結草相報云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饑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飧
之謂仲曰子若當路於齊何以報我曰如子之言我
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信始為布衣嘗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

而飯之信喜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曰大丈夫不能
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為楚王所召
從食漂母賜千金司馬史記曰夫施人者不求報當
如漂母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當如韓信不當如管
仲仲父之言正矣我何以報子無乃失之忍乎淮陰
之言陋矣吾必有以重報母情固有不容已也
閩佩蘭袁達題韓信曰丈夫未遇之前一飯不可苟
丈夫已遇之後一飯不可忘

漢張蒼當斬而王陵救之及貴以父事陵陵死而蒼相

每洗沐先朝陵夫人然後歸家崔湜坐罪當死劉幽求張說力救獲免及湜相而陷幽求逐張說二人厚薄相去奚啻天壤也卒也張蒼壽踰百歲而崔湜身罹大戮亦其報與

漢武帝乳母犯罪帝欲正法乳母求救於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可爭必欲望濟於將去時但屢顧帝慎勿言或可萬一冀耳乳母如其言朔侍側叱曰咄汝癡耳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尚須汝何為帝遂感悟唐顧况救乳母於韓晉公前亦同此意時韓為浙西觀察

吳素盞為相從吏盜其侍兒盞知之不泄遇之如初人有告吏言君知汝與侍兒通吏亡去盞追還遂以侍兒賜之後盞使吳從吏適為司馬中夜引起曰君可以去矣期旦斬君盞謝而去

趙岐字邠卿為京兆郡曹時中常侍康衡兄琦為京兆尹岐數輕侮之琦怒乃盡殺其家屬岐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此海市中時孫嵩年二十餘常推息於人察其舉止即呼與共載岐懼失色高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

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嵩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
以實告之遂俱歸藏於複壁中數年乃作屯歌三十
三章諸康既滅因赦乃免

吳祐為酒泉太守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
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之促歸伏
罪性慚懼詣闕持衣自首祐曰椽以親故受汚所謂
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韓卓臘日
奴竊食以祭其先卓義而免之厚其心也孔文舉為
北海相有人母病瘥思食麥家無乃盜隣熟麥進之

文舉聞特賞之與其義也觀過知仁其此類歟

李文亮洛陽人隋末為龐王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王
戰敗文亮被擒賊將張弼饒之就執百餘人皆死獨
捨文亮高祖入關文亮官至工部尚書尚懷弼脫其
死求之不得見一日識於途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
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
臣官爵授之可也帝遂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人皆
賢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也後之人感恩不報與功
多自伐者有餘愧矣

張燕公遭姚元之奏明皇怒曰卿與御史共按其事急呼中丞李林甫以詔付之林甫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處於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過公必不忍即說害林甫以詔付餘御史中路以墜馬告初說旬月前有門下生竊寵婢將寘于法主呼曰公無緩急用人乎見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何斬於一婢耶說竒其語遂釋之且付以婢生去杳不聞忽一日直詣說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矣今聞公為姚相所讒禍且至矣願得公平生所寶以免難公歷指數之曰未

也又疑思良久忽然曰近有以鷄林夜明簾為獻者生曰是足矣因請手札數行懇求於九公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恩始終其惠乃反以說見怒耶明日公主謁上且奏之上為之感動勅高力士就御史臺宣所按事並罷書生亦不復見昔留侯致白壁以謝項仇孟嘗獻狐裘以脫趙難蔡昭愛佩晉乃見留侯叔捐圭庶幾免罪姚崇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讓小行而能排難解紛殆俠士之流乎說亦聰明疏通善知人也

唐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駐蹕問曰何用為此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為盜守上歛容曰盜至若不得此必厚歛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徹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泣各相謂曰吾君推恩如此福未艾也雖木王去幽何以過此乎

開元中賜邊衣製自宮中有軍校於袍中得一詩云留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了重結後生緣持以白帥帥以聞明皇問之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帝即

命嫁得詩者曰與汝結今生緣

鼠雀耗之行起於後唐明宗入倉觀受納其吏訴主藏竭產以償明宗惻然詔自今每石加耗二升至今守之

梁范元瑛字伯珪吳郡錢塘人少便栖遁家甚貧罄灌園自給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瑛遽退還母問其故具以實對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退走者正畏其愧耻耳今啟其名願勿泄也於是母子秘之

梁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至性篤實家甚貧嘗貨所

乘車中牛既售受錢山賓語買主曰此牛患漏蹄治
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
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宋仁宗時程天球判大名府有營兵皆生肉蜿蜒如龍
囚其人具奏于朝上覽奏笑曰是人何罪哉此贅耳
即令釋之而其兵輒已死上頗疑之一日對羣臣言
大名府兵肉生于背是病也又從而禁擊之安得不
死其後天球在延州累立功上欲大用輒止曰向來
無故囚人至今念之也夫以唐太宗之賢猶殺李君

羨而周世宗見臣下有方面大耳者皆去之生於疑
故也仁宗其過二君遠矣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議者但謂不如漢
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
弊如此後世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
稅歛頗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
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梅
聖俞寶元間為鄴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
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

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扣我門，日夜苦煎促。
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
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鞬。
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雜與艾，唯存跛無目。
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
愁氣變夕雨，鐙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
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
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
孤獨無丁壯，羣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

龍鍾去持杖，勤勤囑四隣。幸願相倚傍，適聞閭里歸。
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質無以托。
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
生死將安向，二詩與石壕等篇，何異。當是時，乃太平
極盛之日，而一有籍民為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
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魏公之說不可易
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為兵之害，而陝西義勇之制實
出於公。雖溫公極言不可竟不為止，是何見耶。

韓魏公出鎮中山時有門客夜踰墻出宿娼家魏公知

君言
作種竹詩以警之曰慙慙洗濯如培植莫遣狂枝亂
出墻門客見詩自愧亦作詩曰主人若也憐高節莫
為狂枝贈斧斤魏公遂以一女婢賜之感恩無地
和朝待士大夫甚厚天聖五年詔臣僚薨當賜謚而本
家不陳乞者令有司舉行又兄弟同在朝者令連狀
封贈此推恩泉壤澤及幽冥也九年十二月癸丑詔
內銓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權聽注近官此教人以
孝也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詔臣僚官罷任所過山險
去處差軍士防送此潤其道路羈旅恐不得其所也

仁宗施恩於臣下如此先是咸平六年真宗詔命官
遷謫嶺南亡沒者並許歸葬給紙錢如親屬年幼差
牙校部送至其家施於死者猶爾况生者乎施於有
罪者猶爾况無罪者乎仁宗可謂能弘家法矣
隆祐太后升遐朝廷欲建山陵大臣謂諸帝陵寢今在
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攢宮為名遂卜吉
於會稽民家家墳附近者徃徃他徙高宗思陵興之
際孝宗密勅無輒壞民墓其愛民之心與文王澤及
枯骨一也

宋宣和間用兵燕雲厚賦督責緡錢民不堪苦時海州
楊允妻劉氏寡居積錢數屋見歛錢慘酷於心不安
遂詣官以緡錢百萬納充下戶之輸於是官吏得以
逃重下戶得免死離皆劉氏力也噫今人積金畜穀
倍息取盈視劉氏一婦何啻霄壤耶

馮京字當世少嘗蕩遊為街卒所繫鄭州守王公素釋
之後京及第使關中公素帥渭宴集甚歡京貽之詩
曰吞炭難酬當日事積薪深愧近來恩

曹武惠王討蜀初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於一第竅以

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開非開是都休管渴飲清泉
困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
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給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
群猪羊滿園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值錢千
萬氣象雍泰時不易逢若彼旱潦相仍饑餓憔悴如
聶夷中所云寧不惻然乎

王元章勸農詩云雲擁旌旗出翠微勸農五馬夜歸遲
年祇把親耕語說與山光水色知予介翁和之云同
井分田古意微租庸遺法亦凌遲欲耕多是無田者

試問使君知不知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屋敵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寒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

劉公復新為上都留守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與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為仇家發之公大怒責問罪狀枷項示衆及歸怒容未霽夫人田氏問何故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因勸令人呼亢

至請公為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杯與公壓驚此一杯與汝慶喜男子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無子止一女適田直長長適卒女病瘳後亢官湖官叅政迎夫人母子歸沒齒敬養不怠公乃廉訪使劉廷幹之從祖父也德量反不如一夫人哉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太祖遂北歸沙漠盡讓華夏之地常遇春矜刻好殺欲邀其歸路殺之魏國曰彼不戰而還我中夏是順

君言卷四
天也我邀而殺非逆天乎及還遇春先歸見上曰
欲殺元主徐達得賄縱之上由是疑魏國候其歸
收之魏國素寬仁長者左右皆向之魏國至將入金
川門有一內侍馳馬來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
陳兵甚嚴太祖待之不至命衆公卿往迎于江上
魏國堅卧不起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太祖不
得已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慟哭指天為誓以自明
太祖隨亦泣下慰勞再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今魏
國封爵與國同休而郢失其傳興滅繼絕不能不有

待也

蘇人范從文文正公之的派也洪武中拜監察御史忤
旨下獄論死上觀獄案見姓名籍貫遽呼問曰汝
非范文正後人乎對曰臣仲淹十一世孫也上默
然即命左右取帛五方來御筆大書先天下之憂而
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句在上賜之諭曰免汝五次
死人皆感上之仁而歎賢者遺澤之遠如此
梅稍者乃上之鑿戰鄱陽時御舟黃帽也吳人謂舟
子為稍子某人梅姓故云時上御舵樓指揮將士適

偽漢有舉流矢相向者梅稍偶見之急撒御座甫倒於舟中而流矢及矣利害在毫髮間比登極定封微勛必錄獨不及稍稍老病家居目已失明時時自言魚敢上陳時上郊天駕回稍令其孫扶之路傍大呼曰皇帝皇帝忘梅稍耶上視之大驚曰朕果誤忘之即日厚嘉賜予以其孫尚公主云

國朝仁宗御西角門視朝罷時風寒顧謂翰林臣曰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寒冷凜凜如此思緣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言遂命書勅遣使以鈔幣賜緣

邊將士此與宋太祖賜王金斌裘帽何異耶

正德中韓邦奇字汝節陝西朝邑人為浙江僉事獨持風裁以廉介自勵時鎮守太監王堂怙勢害人監歲貢如茶魚種種勤辦民不聊生奇觸目感中形而為歌曰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出別都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噫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即日具本乞寬進貢詞意剴切尋以裁抑鎮守內臣王

君言卷四
堂遂以沮遏進貢誣之詔錦衣衛逮至京百姓感泣
哀動城市奇為詩曰菲才尸位聖恩深士庶何勞淚
滿襟明主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葛天心還者匣有
平津劍更喜囊無暮夜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
舸越江澤

善計天下者以安民為本安養斯民者以革弊為先海
公瑞巡撫南畿慨小民困於徭役之不均也乃立為
畫一之法以一縣繁簡適中者為準總計徭役幾何
當用額直幾何於是槩一縣之田除一切應優免外

總計田畝幾何一畝當出額直幾何不論官民惟按
戶計畝按畝收直其編派差徭官自辦額遂以其式
頒諸郡縣一體行之名為一條鞭權豪莫肆貧困少
蘇誠良法哉不特施之南畿推之天下可也此法行
而天下平矣惜書吏為奸奉行無狀一丈量之餘弓
口有大小冊籍有虛偽甚至有勢者除沃壤為荒地
無勢者開曠土為良田隱弊百端難以枚舉雖訟懇
繁興而有司莫能清稽規正民但鼓腹含冤仰屋竊
嘆而已嗚呼除一弊滋一弊改革之難誠難哉然則

小民何時而復甦息也可為於邑也夫

明斷

晉陶侃為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何為曰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宋張詠為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從何得之曰買之市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尚惰耶答而遣之二公之斷事可謂明也然此小事史何足書使百姓因此知上之教勤於豐殖家給人足其惠不亦大乎

齊王敬則為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

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敬則立威
警衆乃始一小兒乎孔瑋之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
偷割隣家稻一束瑋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瑋之曰十
歲便為盜長大何不為宋張詠鎮成都日見一卒抱
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搥其父詠集衆語曰此方
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為亂遂殺
之噫亦甚矣永樂初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
毆祖母獄者刑部主事字厚鞞其情以童稚無知非
真毆也上疏請恤不聽斷之以泣明日 文廟以筋

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謫厚為安南椽
厚欣然就道曰吾敢附死獄以媚上邪厚在安南三
年上感悟復召為吏部主事厚赴召僅五日而安南
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為忠誠之報楊尚書彥
謚嘗為之傳云

隋漳南甯建德聚衆為盜稱長樂王建都樂壽置百官
國號夏改元五鳳以隋故官裴矩崔君肅何稠署職
隨才委用有徃閩中及中都者恣聽不留仍給道費
以兵護出境時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以首奔建

德建德曰奴殺主夫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
將焉用為斬奴而還軌首滑人德之吁以光武之賢
而封子密不義之號失之大也見不如竇矣

唐顏魯公公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妻患
之一日告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學在琴詩頭
上而今有二絲漁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逢
荆釵任你撩新髮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
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邑請公牒以求贖
顏公案其妻曰王勸之廩既虛豈尊黃卷買臣之妻
必去寧見錦衣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
者多遂箠之後無棄其夫者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者一日輦下市肆有丐
者不得乞倚門大罵主人遜謝久不得解衆方擁門
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遺其刀而去會
日已暮追捕莫獲翊日聞奏太宗大怒謂猶仍五代
亂習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即嚴索捕期必得有司懼
罪久之迹其事乃主人不勝其憤而殺之耳獄具太
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為朕更一覆母枉焉且

君言卷四
三
携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詞并刀上太宗問
審乎曰審矣於是顧旁小內侍取吾鞘來小內侍惟
命即奉刀內鞘中因拂袖而起曰如是寧不妄殺人
蘇東坡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有營妓投牒
乞從良東坡斷之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
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為一郡之魁聞判亦
來投牒欲援例脫籍東坡惜其去不許乃斷之曰慕
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
向敏中為開封尹時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宿主人不納

求宿於門外車箱中夜見一盜踰垣挾一婦人并囊
物而出僧念主人不納強宿如此明日事必累已遂
亡去忽墮無明井中則婦已被殺在此矣天明主人
獲之執送於官僧自以為宿孽乃誣服敏中疑之引
僧許問數四僧以實告敏中潛遣吏於村落察之吏
食村店嫗聞其自府來不知吏也問曰汝從府來有
殺人僧決否曰已決矣嫗嘆曰殺人者村中少年因
姦殺之耳吏即捕少年送官招服僧乃免人以為神
賈郁性峭直不容人過為仙遊令任滿日有吏亂酒郁

君言卷五
怒曰吾再典是邑必懲此吏吏揚曰公若再來猶造
鐵船渡海也後郁復任仙遊時醉吏轉為庫吏因盜
官錢下獄乃具訴狀郁判之云竊銅錢以潤家非因
鑄器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錘決杖徒之

元豐中陳州有蔡仙姑者能化現丈六金身一時王公
貴人無不誠信供施山積男女嘈雜以得見為幸戶
外常設淨水兩瓮至者必令洗濯凡眼而後得入有
縣尉廖姓者燭事明先心獨疑之一日令其部曲數
人約洗洗一目既入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龕

然也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耳
廖乃叱下擒之明正其罪奸狀盡敗

宋張詠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命其壻主其
費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
與壻及子長立果以財為訟壻持其書詣府請如原
約詠閱之醉地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囑
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其財三與壻而七與子皆
泣謝而去

真西山鎮溫陵有海寇猖獗令正將王大受將兵擒獲

趙某等三渠魁及從賊百餘人大受歸重傷而沒趙
乃宗室子也衆皆疑西山未易處閱數日獄成西山
引囚入教場縛二魁凌遲置趙於旁觀之且以心肝
祭大受訖補其二子以指使又配其二女以良壻賞
罰兼行士民驚服皆以為趙可生也事畢西山呼趙
問之趙稱宗室不絕西山斷之曰宗室為賊首則非
宗室矣宜正王法凌遲處死其明於用刑如此
和理宗時蔡公謨知其郡黃上舍封狀訟其妾以無子
遣去索元顧錢十千蔡判云實封狀子判何難試問

因何訴小蠻只為鳳毛無所出故論鵝眼不曾還三
年密意知多少十索飛蚨亦等閑寄語桃溪黃上舍
晉州陰隲赴賢關

元滅先生曰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
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十輒悖罵不已令以解府
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
公曰汝罵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
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畧不變色衆但見
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外鎮解一卒如前

者怒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以此
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
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過人爾

宋靈隱寺僧名了然與妓李秀奴情厚往來日久衣鉢
蕩盡秀奴絕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
奴弗納了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聞至郡時蘇子瞻
治郡推勘問於僧臂上見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園
免教今世苦相思遂援筆判踏莎行詞云這箇禿奴
脩行感慙雲山頂上常持戒一從迷戀玉樓人藕衣

百結渾無柰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
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論斬

吊思誠先生僉浙西憲時有自首不合令女習學謳唱
者先生案議云男女無父母之命私有所往王法不
許父母違男女之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所首詞不
准合依律杖斷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毆人者既能為
不能為之事必當受不當受之刑先生文章政事皆
過人而廉潔不污家至貧至正間官至中書左丞先
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携布被質米於人室氏有

各色因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辦早厨老妻何必更厨
曙瓶中有醋堪澆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
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
到草廬

至阮癸未姚忠肅公為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義訟
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屍無傷不
能成獄偶語其妻韓氏韓曰恐頂上有釘塗其迹耳
驗之果然獄定姚公召欽詢之欽具道其妻之言公
私訪韓氏再醮於丁遂令有司開其前夫棺驗毒與

成類并正其刑欽倖卒時比公為宋包拯云

元王成構亂築岩自守元副使以兵攻之弗克真乃
募人能執王成者賞鈔十千於是成奴縛成以出真
笑曰公何養虎自遺患也奴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
具湯鑊駕車輪謂之曰汝為人奴遇主有事不能護
衛反捕主求賞吾今賞汝捕主之功亦治汝救主之
罪乃縛奴於車上鍋而烹之衆皆服其明斷

張特立為宣德州司侯州多國戚難治特立至俱往謁
之有五將軍者率家奴劫民群羊特立命大索閭里

遂過將軍家溫言誘之曰將軍家寧有盜羊者耶聊
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遮得羊數十遂縛其
奴繫獄其子匿他舍捕治之豪貴歛跡民賴以全
洪武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
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已子以祭已而母病愈
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
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滅絕倫理
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 太祖明
斷之才所以立教于天下者多矣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司以
孝聞 太祖曰繼父爾之讎家也割父遺體以愈讐
家是不孝也乃置之法

華亭有寡婦棄其孤兒再嫁富室又生一子及死前夫
之子爭葬之質之縣尹尹判曰生前再醮全無戀子
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前夫之面斷令後夫之子葬之
李傑為河南尹有婦人訴子不孝其子啼泣不自辯明
但言有罪耳死察其狀非不孝再三喻其母母固請
殺之李曰審然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尾其後婦

君言卷四
人既出私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李尚冀其
悔喻之如初婦報意彌堅時道士方在門外密令檢
之出其不意一問知與婦人有私常為兒所制故欲
除之乃杖母及道士殺之便以向棺載母喪歸

西昌楊退菴卓洪武初為廣東行省負外郎有周叅政
者頗苛刻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二卒山下遇婦人
獨行曳入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從即共殺之婦
家踪跡得屍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行省悉捕至周肆
拷掠皆引服屬退菴署案菴曰殺一婦安用二十卒

白周周艷然曰負外欲繼殺人賊乎悉付退菴菴令
列庭下判斷視色聽詞指二卒曰殺人者汝也即吐
實伏罪所殺刀斧驗之皆合十八人得無罪周問負
外何料事之審菴曰二十人存心宜善惡異也如皆
在即不能亂况殺之乎周稱服

羊
止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五保而簡
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
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
往取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於境內安得不

居六十四
知使信有之今以兵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
聚為佛事以利錢財耳一弓手召之可致也延館使
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
者皆伏辜嘉靖庚戌山東田曹之寇正類此一令無
知激成大禍惜不遇良有司如公者

馬禘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
作蓋剗空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為門卒所捕
械至于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
有知否曰惟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伴妻

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以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
據其妻也公窮究得情遂寘妻并姦夫於法

幼聞客言其鄉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男贅某甲
於家久之妾生一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老卒妻性
極妬張病時謂甲曰妾子不足任吾財吾當全畀爾
夫婦矣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即爾陰德也於是出
券書云張一飛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
奪甲盡據有張業不疑張妻卒後妾子狀告官求分
甲以券呈官因見與吾婿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

至妻子復許而甲仍前赴證奉使諭曰爾婦翁分明
說張一飛吾子也家財盡與作一句吾婿外人不得
爭奪今爾尚敢爭乎悉歸其子人稱快焉張老亦可
謂智矣

昔探花王副中為福建御史有尤溪張生者與隣女私
通被獲到官剛中見簷前蛛網懸蝶指曰汝能為詩
可賦此張寓意吟云只因賦性太顛狂遊遍名園竊
盡香今日誤投羅網裡此身惟仗探花郎剛中悅又
指竹簾謂女曰汝試賦此女亦寓意曰綠筠擊破條

條直紅線經開眼眼竒為爰如花成片段致令直節
有參差剛中見二人未議婚問願合琴瑟否生首懇
之即判云佳人才子兩相宜致福端由禍所基永作
夫妻諧汝願不勞鑽穴隙相窺時稱為王方便
儒生有卓沃者飽學而貧家徒四壁一日有盜入其家
卓知吟詩以示之曰夜靜鍾殘月色昏有勞帶劍入
寒門詩書腹內餘千卷珠玉床頭沒半分低語已驚
黃犬吠輕行不損綠苔痕多情知我淒涼事不及搜
衣起送君盜笑而去後應四川鄉試至巫江搭船無

鈔稍子辱之令宿於稍尾以詩自悼曰搭船誰敢道
心酸稍尾中間一斗寬縮頸睡時如鳳宿屈身坐處
似龍蟠九天雨下渾身濕五夜風生透體寒最是有
錢真个好官窓裏面樂盤桓將登岸稍子故意開之
竟跌水邊衆笑之卓吟曰一到江邊船便開天公為
我洗塵埃時人莫笑衣衫濕乍向龍門跳出來及揭
榜以春秋中亞魁春榜登進士第授雲貴事過巫江
稍子以早避矣乃拘其母禁之十日復執其妻次早
投見卓乃斷之曰拘妻一夜禁母十日倚門之望伺
踈結髮之情獨厚性辱儒生今違孝道用申法律以
警將來遂杖而釋之

國朝許進河南靈寶人由進士成化間為山東巡按御
史卑縣人有夫耕婦餽食夫食畢而死官問以毒藥
殺夫罪公辯其路由荆科荆花落魚羹人食而死驗
實免婦死罪費縣有三蛇當道公疑其有冤隨蛇而
往入寺門邊水坑掘之得三屍乃寺僧圖財而殺者
明正典刑定陶吏段禮罪不當死知縣羅織之巡撫
已詳允公辯而釋放至於察賣酒人殺武生而文生

獲免辯僧無塵王天爵而店主獲全凡此類不拘成
案惟在得其情由公天性明直故斷獄允當後陞吏
部尚書以壽終謚襄毅公子八人讚入相誥論皆尚
書子孫多有登科者

天順中一日上獨與楊文敏公語及公家事甚詳又
問公有何事難自處者朕為卿處之公謝無有上
故詢之公曰臣惟有一妾與臣同貧賤頗善事第妾
有父以臣貴久位臣因辱待之今欲侵家政規權賂
頗撓臣事臣不能去之也公意蓋欲上為屬之法

吏而屏之耳上忽顧左右呼校尉來面封杖至公第
杖殺之公叩首謝然而以雙杖徃公請其故上曰
既去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女頗無過亦嘗
諫其父殆且留之上曰父以女死女寧自安要之
勢不可留後或噬臍無如初忍情也公又申懇再三
竟不從校去頃刻報以兩斃公猶不出朝也

寶坻縣民楊成楊成兄弟異居後成日益富而無子置
妾生一子甫三歲矣成貧有二子一日成疾作莫治
召弟成囑之曰我病不起惟此兒且幼吾死後妾固

不能守以吾之贖反售之他人吾所不甘吾有金二千兩俾汝貯之若此見成立可念手足之情止給其半倘不育汝全有之成卒其子以漸成立母子相守不二其心既長欲求婚配告成欲給父貲成阻於妾遂背兄命而悉匿之成妾因以其事訟于官成用賂積久不理聞香河縣尹張某公廉成妾往訴之張曰我非爾治難與汝直成妾泣告即准其詞令其還勿急數日張偶獲群盜令其招入成名曾與同事張乃檄寶至縣密遣健卒捕成至樞楚不勝始其實曰成

近豐非為盜所致但前亡兄所托之資以與幼姪者張問若干成以實對張乃召成妾與其子悉追還之吳邑杉墩朱玘成化中以舉入任山東長清知縣當決獄民有仇四妻韓氏與隣人包廣私厚韓以四在室謀令出外四不知遂合鄉里三人為夥同往濟南小販回家韓陰與廣謀飲四至醉殺死於火坑下明日往三夥問信因言同返入城各自分路韓却作色以鬧即以詞告朱曰夫前以三分合夥為商彼今已回吾夫獨不返此必三人謀害朱信之重加箠楚三人

苦刑誣服但無屍以驗朱重責應捕緝之日久捕懼
刑相與周行城外忽有一人騎驢而來諸捕謀之沒
水數日昇屍來縣朱令婦認之婦謂真屍三人皆誣
服一先死二尚存應捕殺驢分食而以皮售於市其
子尋父來市見皮而疑父所乘之驢因持拘市人詣
朱告償人命事在株連俄一偷兒夜入仇所穴及土
坑瘞屍走告二受害之家事聞于朱即率吏至仇家
察之婦與廣皆服罪併究捕人所殺人驢之由咸治
之法而三家之冤始釋

科第

薛能省試夜賦詩云白蓮千朵照廟明一片承平雅頌
聲更報第三條燭盡文昌風景寫難成唐制舉人試
院日暮許燒燭三條韋永貽試先畢作詩云褒衣博
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
他日免重来三條燭盡鍾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
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舊說舉場日晚
試官權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
舉子遽答云八韻賦成驚破試官之膽乃知唐制許

舉子見燭三條也宋朝率由白晝不復繼燭

韓昌黎應試題頽子不遷怒不貳過論主試官乃陸宣公也初閱昌黎卷點之不取次年復試是題陸贄公復主試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宣公竒其文以為莫及遂首薦夫昌黎之論一也宣公之閱一也胡前也異科場鬼神之說信

遼齋閑覽云長安舉子六月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靜坊廟院作文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唐人翁承讚槐花詩雨中粧點望中黃勾引蟬聲

送夕陽憶昔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

劉禹錫寄王侍郎放榜詩禮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徧天下滿城苑李屬春官

禮部會試貢舉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知貢舉為進士李權所詆帝以員外望輕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會試自此始

唐僖宗幸南內興慶池泛舟方食餅餤時進士在曲江有聞喜宴上命御厨依人數各賜紅綾餅餤所司以金合進上命中官馳以賜故徐演詩云莫欺老缺殘

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

唐懿宗朝咸通中以舉子侈異衣服下令不許騎馬場中不下千人街市皆跨長耳驢或以詩嘲之云今年勅下盡騎驢短帽長鞭滿九衢清瘦兒即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鄭身體肥大故特譏之

唐元和中士人下第多為詩刺試官獨章孝標作歸燕詩上庾承宣侍郎曰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庾得詩厭遺才期秋薦引庾果重典禮曹章遂擢第

閩中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庠序請獨攷常州及為新學記云縵胡之纓化為青衿林藻與鷗陽詹觀之歎息相與結誓繼登科第

唐鄭侍郎薰主文疑顏標魯公之後時國家未寧志在敷昂忠烈即以標為狀元謝日問及廟院標曰寒進無此始知誤取時嘲之曰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魯公乃顏真卿也

白樂天喜弟敏中及第詩云自知羣從為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葉盡驚人轉於

文墨須留意貴向烟霄早致身莫學我兄年五十蹉
跎始得掌絲綸

梧桐葉落井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
莫將今日負初心此唐人知貢舉題試院詩後有下
第者改曰今日負初心可嘆也

孟郊號東野登第詩云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曠蕩恩
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此志氣充
溢一日之間花皆看盡何淺也故劉後村勸駕詩云
好陳董子三篇策莫看唐人一日花不特翻案意新

期多士者遠矣

孟東野有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詩兩
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登第詩見前此皆器宇不
宏高瞻下第獻高侍郎一絕云天上碧苑和露種日
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
熊勿軒云可謂知時守分矣

羅鄴下第詩云謾把青春酒一杯愁襟未信酒能開江
邊依舊空歸去帝里還如不到來門掩殘陽鳴鳥省
花飛何處好池臺此時惆悵便堪老何用人間感不

催方云唐人下第情懷如此一名一第役天下士亦
可憐矣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
圍司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曰回避新郎
君逢輾然遣介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
東塗西林來蘇東坡送蜀人張思厚殿試詩云雲龍
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送夕暉一色杏花三十里新
郎君去馬如飛蓋用此語也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為狀元時年二十六後

王荆公有詳定試卷詩云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悔
有楊雄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
鄉因筆墨卑於爾雅注魚蟲漢家故事真當改新詠
知君勝弱翁言詞賦非所以取士也又云文章直欲
看無類勳業安能保不磨疑有高鴻在寥廓未應回
首顧張羅言科舉不足以得士也然皆不可

蘇少公云吾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從之
遊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愛之贈以詩
曰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曰子異

日登科當為子成此篇崇寧二年隨計過汝陽以此
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乃為足之
云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謾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
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
破天荒錦衣不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力長唐荊州
每解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至劉蛻舍人以荊州
解及第曰破天荒

董德元字體仁吉州人少魁鄉舉累試禮部不第後補
文學任道州寧遠簿試漕再薦試禮部合格廷對為

天下第一遣報家書有詩云御筆題封墨未乾君恩
重許拜金鑾故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年老榜官後
二十至參政

徐邁暮年宋初方得特奏狀元作詩云白髮青衫晚得
官瓊林頓覺酒賜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宮花醉
後看

裴思謙狀元及第以紅箋名紙數十詣平康里賦詩曰
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問玉郎從此不知蘭麝
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魏了翁字華父宋慶元中進士第三人謝恩詩云聖皇
學問富春秋當宁宵衣渴壯猷鶴立銀袍天北闕龍
飛金榜殿西頭彤墀謬對三千字黃榜俄輸一二籌
初學粗知存大體紛更要說洛陽羞後知紹興府端
平中除樞相號鶴山靖州創鶴山書院聚友講書
范質舉進士王文和凝愛其才以第十三登第謂質曰
君文宜冠多士屈居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未幾
和入相後質亦拜相有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
衣鉢亦相傳洛中紀異和為相封魯公終太傅范亦

封魯公終太傅可謂得其心印也

宋朝歐陽脩知貢舉考試卷常覺坐後一朱衣人點頭
然後文入格不爾則無與考始疑侍吏及回視一無
所見因語同列三嘆嘗有句云文章自古無憑據惟
願朱衣一點頭又詩云青夜夢中糊眼處朱衣暗裏
點頭時

梁顥狀元及第年八十二謝啓云皓首窮經少伏生之
八歲青雲得路多木公之二年謝恩詩云天福三年
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

雲足下生觀榜更無朋輩在到家惟有子孫迎也知
年少登科好爭柰龍頭鶴老成

歐陽永叔送鄭革先輩賜第南歸詩云少年鄉譽嘆才
淹六十猶隨貢士函握手親朋驚白髮還家閭里看
青衫閣涵空翠連衡阜門枕寒江落楚帆試問塵埃
勤斗祿何如琴酒老雲石宋之人才不得一第老而
不休觀歐公送鄭之詩又梁顥得第之吟皆可以厲
仕進之志云

宋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訟不公上御講武殿覆試

殿試始此殿試策問自熙寧三年呂公著奏以策問
試士始賜詩賜宴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次
并賜同進士出身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賜袍笏
自祥符中姚暉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始彌
封謄錄起於祥符景德之間

楊誠齋送族弟子西赴省詩云吾家詞伯達齋翁阿季
文名有父風筆陣千軍能獨掃馬羣萬古洗來空嗟
予還笏歸林下看子乘船入月中淡墨榜頭先快觀
泥金帖子不須封方云送士人赴省及鹿鳴宴舉難

得好詩此乘船月中一句奇
登科佳句如陳无老云桃花穩過三層浪月桂高攀第一枝
閨苑更無前進馬杏園都是後題詩劉禹錫云
三春省壁鶯遷榜一字天津馬渡橋王禹偁云青雲
隨步登華榻紅雪飄香入杏園利市襴衫拋白苧風
流名字寫紅綫鄭谷云丹霞照上三清路瑞景裁成
五色毫韓持國云門開閭闔星河近榜注神仙姓字
新楊誠齋云名登龍虎黃金榜人在煙霄白玉京少
年已號萬人敵強士初登千佛名楊正叟云月中丹

杜輪先手鏡裏朱顏正後生皆新句的對也

百官志尚書即奏事明光殿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士
以丹朱漆地謂之丹墀夏竦公竦舉制科對策廷下
有老宦者以吳綾手巾乞題詩竦題云殿上衮衣明
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
日未斜

王平甫謂宋匪躬太祝先輩示及劉貢父伯仲三人同
年登第之詩因奉一篇云六朝文物事當奇閑閱如
今舉世推射策人爭看三虎薦書吾早識孤羸集英

曉日臚傳後，瓊苑春風宴喜時。共羨絲綸歸世掌，遂
開驂隔鳳凰池。

宋制進士先進詩謝恩，上有賜詩復和之，以進度宋咸
寧辛未廣東狀元張鎮孫謝詩云：當宁宵衣務得賢，
草茅何足副詳延。天人要語垂清問，仁敬陳言上奏
篇。愧乏謀猷裨乙覽，忽驚姓字首臚傳。乾坤大德知
難報，誓秉孤忠鉄石堅。

御制賜狀元以下詩云：臨軒再策匪虛文，要語貽謀
敢弗遵。昭格天心惟至敬，封培邦本在深仁。詳延喜
見洋洋對來譽，知為蹇蹇臣。始進更當思遠到，會須
華國有儒珍。鎮孫和上云：聖主游心六藝文，先王
成憲日常遵。天人親屈九重問，嶺海同歸一視仁。已
忝臚傳魁衆俊，復叨燕衍逮微臣。終身祇佩丁寧訓，
遠到功名願自珍。

塲屋舉子至和嘉祐間為文尚奇澁，讀或不成句。歐陽
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
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而聖俞為叅詳
官，未引試唱和詩極多。歐公詩云：紫案焚香暖吹輕。

廣庭清曉席群英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
聲鄉里獻賢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自慚衰病心
神耗賴有群公鑒識精聖俞詩云分連荅拜士傾心
却捲朱簾絕語音萬蟻戰酣春日永五星明聚夜堂
深力槌頑石方逢玉盡撥寒沙始見金淡墨榜名何
日出金明池死可能尋二詩俱為諸公所稱及放榜
平時有聲如劉幾時輩皆不預選士論洶洶未幾聞
然以為主司惟唱酬不暇詳考且言以五星自比而
待我輩為蚤蟻因造為醜語自是禮闈不復作詩然

是榜得蘇子瞻為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
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劉幾程試累為第一驟為恠險之語翕然成風歐公深
惡之有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出聖人發公曰此必
劉幾戲續曰秀才刺試官刷一大珠筆橫抹之後數
年公為御試考官試堯舜性仁賦幾聯云靜以延年
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刑為四罪之誅歐公大稱
賞及唱名乃劉幾易名輝公愕然久之其年主司夢
火山軍作狀元

君言卷四
盧全下第出都投逆旅有一人附火吟曰學織錦綾工
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若教宮錦行家見把似文章
笑殺他因問之云舊隸宮錦坊近以薄技投本行云
如今花樣不同且東歸也

石曼卿下第偶成集句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
天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
沼下雖沾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到血流無用處着
朱騎馬是何人又絕句云年去年來去忙為他人
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春風舞一場

東坡云國朝試科目亦在八月中旬頃與黃門公既將
試黃門公感疾卧病自料不能及矣相國韓魏公知
之轍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
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
甚非衆望今乞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
遣人問安否既聞全安方引試飛比常例展二十日
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蓋始于此比者相國呂微仲
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東坡為呂相國言之相國
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真宗東封六月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后土于汾陰
放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固狀元梁顥子師德狀元
張華子魏野以詩賀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
狀元兒
李昌武宗謬之子昭邁十八歲鎖廳及第昭邁子果卿
果卿之子士廉皆不逾是歲登甲科凡三世俱曾為
探花郎亦衣冠盛事也

宋朝狀元年三十以下者王軍徽拱辰汪端明應辰年
十八沈內翰邁年二十莫內翰儔二十二梁內翰

張舍人孝若王尚書佐皆二十三楊樞密礪蘇參政
易簡木尚書待問皆二十四王丞相曾王參政堯臣
張監丞唐卿賈內翰黈彭尚書汝礪衛舍人徑皆二
十五何僕射稟趙丞相汝愚皆二十七蔡樞密齊宋
丞相庠馮樞使京楊監丞寘姚秘書穎王叔興昂皆
二十九陳樞相堯叟張參政觀詹舍人騷許僉判奕
皆三十

蔡齊字子思 真宗臨軒策士夜夢殿下有菜一苗甚
盛與殿基相高及拆第一卷蔡齊上見其狀堂堂曰

得入矣。詔金吾給衛七人清道，尋詔自今第一人及第，令給七人當直，許出入，則兩對引，唱傳呼，狀元始於此也。

有下第者，上知舉侍郎鄭愚云：翩翩飛燕，盡堂開送古，迎今幾萬回。長向春秋社前後，為誰歸去？為誰來？燕乃智鳥，無求於世，無忤於人，不得志之士，往往托之吟詠，以解嘲。豈特章孝標云乎哉？

聖朝科舉自洪武三年庚戌命天下鄉試，四年辛亥會試，至十七年甲子復命各省鄉試，定三歲一舉行焉。

刻程文自二十年丁卯始，先是只錄姓名鄉貫試錄，定式自二十三年庚午始。聖朝開科取士，京畿與布政司鄉試在子午卯酉，秋八月禮部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武癸未，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二次有甲申貢院火，時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為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炎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翻成火裡開，豪氣滿場爭吐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

堆至今誦之令人感傷或曰蘇州奚昌元啓作

本朝李東陽讀卷詩云閭闔門深紫殿香先朝舊典

一時新文章妙極寰區選陶冶同歸大造仁世有真

祥非物寶天將吾道付儒紳狀元忠孝何人是遙見

爐香上玉宸十七日文華殿讀卷詩云龍虎榜中新

得士鳳凰沼下正求才宮袍錦簇班初合御筆紅

批卷未開跪捧案香當地面步隨仙躅下中台愚蒙

兩度沾恩宴猶憶先皇舊賜杯

傳臚 玉音促調讀卷等官 恩榮次第廷試年月日

太祖時午門外唱名張掛北其榜奉天殿欽聽宣

諭同日除授職名於奉天門謝恩賜宴於中書

省國子學謁先聖行釋菜禮永樂時百官朝服

侍班錦衣衛設鹵簿于丹陛丹墀內上御奉

天殿鴻臚司官傳制唱名禮部官捧黃榜鼓樂

導引出承天門外張掛畢順天府官用傘蓋儀從

送狀元歸第賜狀元朝服冠帶賜宴留守鴻臚寺

習儀狀元率諸進士上表謝恩諸進士詣先師

孔子廟行釋菜禮工部奉旨於國子監立石題名

至宣德時黃榜引出長安左門賜狀元朝服冠帶及進士寶鈔賜宴於禮部後永為制云李東陽聽傳臚詩云金蓮影與赭袍明華蓋前頭次第行黃紙數行丹詔字傳臚三唱甲科名雲邊曉日中天見夢裡春雷昨夜聲歸向長安聽人語聖朝羅網盡豪英

本閣老恩榮宴席上詩云隊舞花筵送酒頻清朝公事及嘉辰星辰晝下尚書履風日晴宜進士中園撤漢科三日戰死者唐樹九回春丹心未老将頭白猶是

當年獻策身

嚴少師作云奎壁騰輝景運開制科掄選見英才共言龍虎今為榜何用黃金更築臺草色恩袍明曉日柘枝遊鼓動晴雷自慚老拙叨榮遇瓊宴重霑已七迴文皇帝初御極慨然欲興起斯文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讀中秘書於是縉等選曾榮等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

吳伯宗洪武庚戌鄉試及試大廷俱第一是時初開科高皇帝親製策問伯宗條對稱旨擢為第一賜袍

笏冠服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

洪武六年罷科舉專用辟薦其目有經明行修有懷才抱德有賢良方正有人材有孝廉群舉于朝而各省貢士皆令卒業太學以次除用蓋罷進士之科者十有二年而復舉之

洪武戊辰亨泰狀元及第太祖曰新狀元得人勅有司立坊牌以榮之故坊上特揭聖旨字他坊惟恩榮小扁此我朝天下坊牌之始

洪武三十年二月會試天下士學士劉三吾安府紀

善白信稻為考官取泰和宋琮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預者三月殿試以陶縣陳郊為第一北方舉人咸以為言上閱所取皆南士疑之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其優者取之於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彛贊善王俊華司憲司直張謙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并二府長史黃章及甲首陳郊等受命人各閱十卷或傳王吾與信稻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上閱卷果以不堪文字奏進上益怒於是取六十一人殿試再試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為首時

六月辛巳朔皆山東山西河南北平陝西四川士也
郊閩人精數學就試之日謂所親曰今歲狀頭當刑
柰何已而身罹之

國初南方士子中式居多北方十之一洪熙元年定南
北中三卷以取士人才之用不偏矣

景太甲成狀元孫賢面黑徐溥面白徐轄面黃時謂鉄
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淮安一郡自古未有魁天下者自沈坤始後十九年清
河下士美繼之一時昂元相按淮水擁秀茲其期乎

坤嘗扶侍還家翰林王材以詩送之漢殿賢科第一
人玉堂分珮戀休辰宮袍繡引清淮畫御誥鸞迴碧
海春暫喜潘輿隨彩鷁正逢玉筍簇霜鱗喧喧河上
迎仙者珍重堦前報主身

曾榮殿試罷詩曉開三殿降絲綸袞冕臨軒策小臣紅
燭影催金闕曙紫霞香泛玉壺春雲霄九萬扶搖近
禮樂三千制作新淺薄未能宣聖德願歌棫模播
皇仁

費宏及第紀恩詩鴻班濟濟聽臚傳驚喜龍頭屬少年

居言卷四
明主拔才真十五寒儒對策愧三千百年拜舞天心
悅六字親題御墨鮮觀榜共隨仙樂出文星燦爛曉
雲邊又云有詔南宮宴茂才主筵仍遣上公來需雲
散彩浮瑤席湛露分香溢玉盃天近帝居春似海樂
兼胡部鼓如雷宮花斜壓誇冠重知是瓊林醉後回
王鏊赴宴詩名題甲榜金為字宴賜瓊林錦作標十里
燈毬明似月六街車馬湧如潮斜纏絲縷花雙朶新
着烏紗帶屢飄爛醉歸來心獨醒平生許國自今朝
商闕老三試首榜乙未讀卷有應首選者商嫌並已遂

下之蓋指會元王鏊也觀此則國朝兩三元矣又
通紀云許觀鄉會俱元賜及第是亦三元也當時未
之傳此可見國朝三元亦三人今并存之

洪會元英登第詩云日暖風和三月時九重清處出丹
墀綠楊影拂腰間帶紅杏香飄身上衣宴罷瓊林鶯
語細醉歸花塢馬行遲鳳凰池上三千客一曲陽關
和者稀

章楓山得第詩云太平天子御金鑾奎宿光芒午夜寒
漢代文章推董賈唐家科第屬歐韓春鱗浪暖成頭

角秋鷄風高快羽翰雖是看花年尚少莫將温飽問
 儒冠又云風雲千載遇重華賜宴瓊林寵渥賒丹桂
 廣寒非月窟紫烟蓬島是天家食分綾餅堆紅玉酒
 出黃封瀉絳霞見說金明池上事里人聞喜不簪花
 餘冬錄云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為相蒙正之弟蒙亨
 舉進士既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
 仁宗朝韓億為叅知政事子維以進士禮部奏名不
 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宋制嚴于宰執子弟如此惟秦
 檜柄國而子熺孫塤皆於省殿試冠多士士論耻之

我朝公卿子弟舉高等不以為嫌景泰間大學士
 陳循王八之子鄉試不第遂至自訟弘治乙丑正德
 辛未閣老皆有子入試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並
 得及第也謝正揚慎按前戊辰大學士焦芳以子黃中不
 得狀元降調諸翰林顧清等可見我朝法制視宋
 稍寬而公卿典刑不逮宋人遠矣

李賢云嘗怪前元博雅之士朝野甚多以為時運如此
 及觀取士之法用賦乃知所謂博雅者上使然也今
 革之蓋抑詞章之習專欲明經致用意固善矣竊謂

君言考四
利身
十一
作賦非博雅不能而經義策論拘於正義試於二場
仍添一賦不數年而士不博雅者未之信也
國初考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惟其人而已後專用教
職乃有遺珠之嘆弘治甲子禮部議各省主試以進
上為之而不拘見任致仕故少卿楊濂以服闋主浙
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試言官劾楊為不
孝王為不忠法逐廢至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同
考亦用京官僅兩試而止萬曆乙酉復行以翰林科
部為之

幼聰

漢景帝廢太子立膠東王為太子改名徹即武帝也時
年七歲廷尉上囚王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年因殺
陳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太子對曰夫
繼母如母緣父之愛故謂之母爾今繼母手殺其父
則下手之時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
帝從之議者稱其明斷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
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賈逵年五歲明慧過人其姊韓瑤之婦無嗣而歸亦以
貞敏見稱聞隣中讀書旦夕抱逵隔籬聽之逵靜聽
不言姊以為喜至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
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汝安知三墳五典而誦無遺
耶逵曰逵憶昔姊抱於籬中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
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為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每
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不遠千里皆口授
經文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
口倦世所謂舌耕也

王右軍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一日大將
軍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言逆節之謀
都忘右軍在帳中右軍既聞所謀自計無活理乃剔
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睡論事造半方憶右軍未起相
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
實睡於是得全

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
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太丘彊者綏之以德
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曰孤往者嘗

居言卷四
為鄰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
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
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晉崔英年九歲在秦王符堅宮內讀書堅殿上方卧諸
臣皆趨英獨緩步堅怪問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
紂君何趨乎問所讀何書曰孝經問經中何義英曰
居上不驕自天子至於庶人上愛下下敬上堅曰卿
勤學年長必用卿及期拜諫議大夫

劉晏玄宗封泰山晏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張說

試之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
童名振一時引晏殿內晏坐貴妃膝上親為總髻宮
人遺花投菓又一日上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
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
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命晏作詩晏即應聲
曰樓前百戰競爭新惟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
有力猶自嫌輕更着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時聲
聞于外因命牙笏紋袍賜之又明皇戲之曰汝為正
字正得幾字晏對曰餘字皆正惟朋字未正

李泌七歲知為文家有書萬軸覽過即不忘玄宗禁中
有負傲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驚帝異之曰
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傲跪曰臣舅
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
試其能說請賦方負動靜泌白願聞其畧說曰方若
碁局圓若棋子動若碁生靜若碁死泌即荅曰方若
行義圓若用智動若聘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
童自呼為小友後泌事三朝封鄴侯年九歲賦長歌
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晁天

獨不然嗚珂遊帝都馬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
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
泛五湖歌成傳寫者莫不稱賞

王勃字子安少能文詞章蓋世年十三侍父宦遊江左
舟次馬當寓目山半古祠危欄跨水飛閣懸崖勃乃
登岸閑步見大門當道榜曰中元水府之殿禁庭深
肅侍衛生惇勃詣殿砌瞻仰稽首返回歸路遇老叟
年高貌古骨秀形清坐磯上與勃長揖曰子非王勃
乎勃心驚異叟曰來日重九南昌都督命客作滕王

閣序子有清才蓋徃賦之勃曰此去南昌七百餘里
今日已九月八矣夫復何言叟曰子誠徃吾助清風
一席勃欣然拜且謝且辭問叟仙耶神耶叟曰吾中
元水府君也歸帆當以濡毫均耳勃即登舟翌日味
爽已抵南昌會府帥聞公宴僚屬於滕王閣時帥有
婿吳子章善爲文詞公欲誇之賓友乃夙構滕王閣
序俟賓合而出爲之若即席而就者既會公果受簡
諸客客辭避次至勃勃輒受之公色不怡起歸內閣
密囑數吏伺勃下筆當以口報一吏即報曰南昌故

郡洪都新府公曰此儒生常談耳一吏復報曰星分
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
湖控蠻荆而引甌越公即不語俄數吏踏至以報公
但頷頤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公矍然曰此天才也頃而文成公大悅吳子章聞之
慚退公私燕勃行謝以五百緡勃舟回故地而叟已
先坐石磯矣勃拜謝曰當具菲禮以荅神休叟笑曰
但過長廬焚陰錢十萬足矣勃過長廬如數焚之而
去宋庾子山華林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綠柳共

春旗一色 東坡童時夜讀窓前一鳥來呼云落霞
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如此幾夜一夕坡應
曰二句佳矣惜多與共字為遂絕呼

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曰爾為文乎曰然因命題太
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帝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
尚賒漁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
獠惡龍鈴辟邪雖逢切近猶得安卓君王握手何期
晚耶

李賀字長吉唐人七歲能詞章韓退之皇甫湜過其家

使賦詩援筆輒就名高軒過詞曰華裾織翠青如蔥
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
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工二十八宿羅心胸元氣
炯炯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
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真鴻
他日不羞蛇作龍此驚人之句王直方讀此詩每擊
節以為詩人所以多窮也

李衛公德裕幼時父吉甫每誇其敏捷武相元衡召見
問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告

吉甫吉甫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宰相不問理國調
陰陽而問所嗜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孫周翰自幼精敏其父穆之携以見郡侯時賞春作會
侯與座客簪花侯因命周翰曰口吹楊柳成新曲翰
曰頭插花枝學後生侯笑曰何處便戲老夫

五代馮道號長樂老年八歲時作治圃詩內警句云已
落地花方遣掃未經霜草莫教鋤

崔鉉元畧之子也為兒時隨父訪韓晉公澆澆指架上
鷹令詠馬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故擬飛騰未有因

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條人澆曰此兒可謂
前程萬里也寶曆三年登第久居廊廟三擁節麾封
魏國公云

程明道始生神氣秀爽異於諸兒未能言叔女侯氏抱
之不覺釵墜後數日夜求之先生以手指隨其所指
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即有成人之度賦酌貪
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已許其志操
十二三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

寇準年八歲吟華山詩曰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

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其師謂準父曰。令郎怎不作宰相。

楊億字大年。浦城人。數歲不能言。一日家人抱登樓。偶觸其首。便能語。遂以詩云。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及年十一。太宗親試一賦。二詩。頃刻而成。上喜。送中書。再試執政。令賦喜朝京闕詩。亦立就有。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宰相上表賀。

王禹偁字元之。五六歲能屬文。五歲因太守賞白蓮。碎言於太守。召而吟一絕云。昨夜三更裏。嫦娥墜玉簪。馮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又曰。佳人方素面。對鏡理新粧。太守喜曰。天授也。七歲畢文簡為郡從事。始知之。問其家以磨麵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曰。但存心裏正。何愁眼下遲。得人輕着力。便是轉身時。以磨喻已也。文簡大奇之。留與弟子講學。一日又一郡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難似鳳。坐客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蚕。文簡歎息曰。經綸才也。後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簡

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

宋熙寧東寺有字葆光浦城人年八歲侍伯父出遊亨甫以手搔頭伯父戲之曰猴悲摸索頭甫應聲曰虎怒縱橫步又指道旁松曰喬松夭矯龍蛇勢甫曰怪石巉巖虎豹形年十四以所業見王安石店喜之呼為小友表除崇文殿說書從高遵裕西征途中題詩云靈州城下千株柳忽被官軍砍作薪他日玉關歸去後將何攀折贈行人

宋武城王道亨年十歲聰異好學能賦詠作古塔詩云

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端絕頂登臨處摩挲星斗寒劉中行見而奇之曰寇萊公舉頭紅日之句不過是也他日必至三公後官至禮部侍郎

黃庭堅字魯直河汾人五歲已誦五經一日問其師曰人言六經何讀其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堅曰是何言也既曰經矣何得不讀十日成誦其父黃庶喜其警敏令習神童科舉堅聞之笑曰是甚做處庶尤愛重之七歲時賦牧童詩曰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風吹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八歲時

有鄉人赴南宮庶率同舍餞飲皆作詩送行令堅亦
作頌刻成云君到玉皇香案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請
在人間今八年

司馬光七歲聞講左氏春秋退與家人講即了其義年
十五書無不通五歲時婢子代脫胡桃皮誑言自脫
先公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欺於人

朱晦菴幼有異稟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即了其大義
書八字於上曰若不如人便不成人與羣兒遊獨以
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於吏部曰日何

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吏部奇之

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
見於躬行幼不戲弄動靜如成人三四歲時侍父賀
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
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讀不
苟簡勤於攷索嘗曰總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
傷我者

翁邁字仲和崇安人幼聰敏博記能文十二歲邑宰歐
陽竦以聯句試之云苟出鎖鎖天邁應聲曰簞生釘

釘地郡守元公曠以其幼不甚禮焉且扣之曰小解
元所讀何書邁荅曰無書不讀日下所講者詩之相
鼠耳守雖知其譏已疑其未能文也逮宴復命十三
歲小妓就之覓詩邁即戲題云年未十三四嬌羞懶
舉頭爾心還似我全未識風流守大稱賞
和宋翔字子飛崇安人年七歲劉子暈命賦燈詩曰耿
耿照幽房熒熒鶴焰長昔年江上女曾到乞餘光劉
奇之後紹興十年登進士

劉褒字伯寵崇安人年十歲能文登淳熙進士授郎中

才高見忌歸抵小將漿題一絕云去日春蠶吐雪絲歸
來霜橘剥金衣沙鷗不入鴛鴻侶依舊滄浪坐釣磯
蘇州童子劉少逸年十一文辭精敏有老成體其師潘
閻携見長洲宰王元之吳縣宰羅思純二公疑假手
因召試之與之聯句畧不淹思思純曰無風烟焰直
逸曰有月竹陰寒又曰日移竹影侵棋局逸曰風遞
花香入酒樽元之曰風雨江城暮逸曰波濤海寺秋
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尼
數十聯二公驚異聞于朝賜進士及第

高郢之子定辨慧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其父曰柰
何以臣伐君郢曰順天應人何謂伐耶定曰用命賞
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乎郢異之

進士高明字則誠瑞安人少辯慧善應對年六歲公會
客明從卓邊偷食客曰令郎捷對敢請試之曰小兒
不識道理上卓偷食明對曰村人有甚文章中場出
對客曰細頸壺頭敢向腰間出蒲明日平頭鎖子却
從肚裏生繻及長下筆成章編祭伯喈戲文

洪武中吉水解縉學士七歲時母居孀苦於里脊催徵

解具訴於縣宰併系以詩曰母在家中守父憂却教
兒子訴原由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判筆頭邑
宰意其假手於人即指堂邊小松為題令再賦應聲
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寒如今正好低
頭看他日參天仰面難邑宰大奇之遂蠲其稅

太祖斬紅巾賊時夏五月堅守江左見驛中有七歲兒
居其中上問之對曰臣故父當此役今臣代父耳
曰善對手曰然上曰七歲兒童當馬驛兒對云萬
年天子坐龍廷上大喜蠲其稅

瓊山立公幼時從師于宦家宦兒不好紙筆惟公以警
敏有聲一日師外適宦兒亦歸私第公獨肄業中堂
時天雨坐席當瓦穴漏滴公肩公乃潛移席彼地仍
以兒席當漏處兒覺怒告其師師出一對云點雨滴
肩頭立應曰片雲生足下師大奇之宦兒不能歸哭
告其父父怒召公亦試以對曰孰謂犬能欺得虎公
即對曰焉知魚不化為龍宦聞之驚駭陰知其非常
人溫語慰歸異日文莊公聯登甲第作 宣廟益梅
舟揖其臺閣氣象已見於此又十三歲題金鳳花五

指山詩見花木門

彭印山溧陽人 永樂中六歲以神童徵至京師一日
上御奉天門外觀燈召彭童與偁云燈明月明大明一
統彭應聲曰君樂臣樂永樂萬年 上大奇之賜與
甚厚

洪武戊辰狀元任亨泰十三歲嘗題扇面云杲日初升
萬木低盡船撐出小樓西先生正熟朝天夢門外山
禽莫亂啼其貴達也人以是詩預占之

宣德庚戌狀元林震幼穎悟有大志在九龍山讀書見

宋陳堯叟詩人生五馬貴山有九龍游之句遂續云
極品何榮貴酒先占狀頭及長博學狀元及第

永樂時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自皇孫諸王
及四夷朝使以次擊射皇太孫年十二歲連發皆中
上喜勞之因謂曰今日華夷畢集朕出一對曰萬方
玉帛風雲會太孫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大喜
賜予甚厚

李西涯程墩篁少小以神童被薦憲廟親試之對曰鱗
鱗一身鱗甲程即應曰鳳凰遍體文章上稱賞時

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遂大異之曰
是兒他日作宰相耶俱賜寶鏹而出後李出入館閣
四十年果如聖語

又于謙幼時其母梳其髮為雙角日遊鄉校僧人蘭古
春見之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于即對曰狗口何曾
出象牙僧已驚之于回對母曰今不可梳雙髻矣述
僧云他日古春又過學堂見于梳三角髻又戲曰
三角如鼓架于又對曰一秃似搗杵古春遂語其師
曰此兒救時之相也後為弟子員接巡按三司坐一

寺中有指殿中佛曰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在
坐有曰可令小秀才對于對曰一介書生攀鳳攀龍
攀桂子既出寺衆軍官問曰何以對之于即曰兩衛
小軍偷犬偷鷄偷菓此皆絕倒也

太常任道遜温州人年十歲時以善書貢入京 聖上
令書龍鳳二字甚妙乃出對曰九重殿上書龍鳳對
曰百尺樓頭望斗牛 上大喜賜予甚厚時大臣以
二句足成詩云年比斗羅少二週山川毓秀出温州
九重殿上書龍鳳百尺樓頭望斗牛金馬玉堂身已

貴青燈黃卷業還脩他時大展經綸手重沐恩波拜
冕旒

夏原吉幼極穎敏年十歲或指屋上獸頭使賦之即口
占曰非龍非虎亦非羆頭角皆因造化爲不向草廬
誇氣象却於廊廟著威儀昂昂飽歷冰霜苦默默長
承雨露滋寄語飛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論者
知異日必居顯位而不免比昵後果驗

弘治乙卯有神童董元者紹興人知雲南府復次子也
八歲能詩翰詠胡桃曰形狀如鷄子剛柔實未分擘

開混沌殼渾是一團仁詠梅月曰夢覺羅浮夜已闌
碧天雲靜月團團玉人不學桃花面淨洗紅粧鏡裏
看九歲以來真楷篆草歌賦序記三場文字皆能之
弘治末楊一清八歲時自滇過巴陵癯而癘有岳二州
甚器之爲於太守拉觀競渡守陋其杖撫其額嘆曰
苦哉苦哉令賦詩一清賦云苦哉苦哉天先皇晏駕
未踰年江山草木猶含淚太守江邊看渡船守聞之
大愧罷飲時孝宗上賓未幾故云

正德時浙江有神童年八歲聰慧能詩上巡按詩云幾

歎烏臺見相官心驚膽戰事多端九天雨露三春暖
一道風霜六月寒俯仰文星冲北斗喜看明月照冰
盤已知海上金鰲見願賜書生一釣竿

古稱大器晚成馬况所以知朱勃非遠到之器抑亦不
可執一論也以我朝諸公論之少師李東陽五歲能
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歲登進士少傅楊一清
亦以神童舉十七歲登進士大師嚴張十六歲占鄉
試二十登進士少傅蔣冕十八歲爲解元費宏十九
歲爲狀元官皆極品享壽亦高晚成之說恐未盡然

國史館藏

人之學問德業不可以遲速論或幼聰慧而長廢弛者
或少鈍駕而長卓異勃者勃年十二而能誦詩書位
止縣令陸機年十二而能作文賦身罹孟久之禍王
勃年十四而賦滕王閣旋蹈非命之殃此少聰慧而
長廢弛也陶謙年十四尚騎竹馬兒戲後舉茂才位
至牧伯陳子昂年十八尚從博徒遊後精經史為唐
名人姚元崇少時以射獵為娛四十始讀書卒為賢
相此少鈍駕而長卓異也人之有志進學立業者慎
毋有時棄哉

